張子正蒙注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天道篇　前二篇具明天道此篇因天道以推聖德而見聖人之學惟求合於所自來之天而無所損益其言雖若高遠而原生之所自則非此抑無以爲人周子曰賢希聖聖希天希聖者亦希其希天者也大本不立而欲以學聖非異端則曲學而已學者不可以爲若登天而別求企及之道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敔按四時行百物生大德之敦化也聖人之動至教之入神也參互言之

天言教者天之曲成萬物各正性命非以自成其德也聖言德者聖人動無非善非爲立教而設祇以自成其德然而學者之所學在此也聖者極乎善之謂夫何言哉知天知聖者於此學之自不待言而至非聖人之有秘密求之於言語道斷間也　夫何言哉舊本作天今正之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天以太虛爲體而太和之絪緼充滿焉故無物不體之以爲性命仁以無欲爲體而視聽言動之節文生焉故無事不體之以爲心理之安天者仁之全體仁者天之

心一也敬按仁之全體卽天於心見天故曰天之心天天人一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心所不容已而禮不容已矣故復禮斯爲仁矣禮者復吾心之動而求安以與事物相順者也敬按復吾心之動而求安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敬按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曰明曰旦節文於斯顯矣

無一事之不有體則無一物之可與天違也此章合天與仁而言其全體切近入心朱子謂其從赤心流出允矣而顯仁於體俾學者有所持循尤求仁者之實務非

憑虛以言存養而與異端相似之比張子之學以禮爲鵠此章其樞要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

百物之生情動氣興天命卽授以成其形性葢渾淪流動有可受斯應之

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應敬按得爲而爲之是以以時制禮

渾然一仁道無不足時可爲則如其理而爲之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通於彼神之道與

觀之象曰神道設敎非假鬼神以誣民也不言而誠盡

於己與天之行四時者順理而自然感動天下服矣天以化爲德聖人以德爲化惟太和在中充實誠篤而已

○天不言而信

四時不忒萬物各肖其類之謂信

神不怒而威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誠故信

天惟健順之理充足於太虛而氣無妄動無妄動故寒暑化育無不給足而何有於爽忒 敔按氣無妄動理之誠也無妄信也

無私故威

聖人得理之全無所偏則無所用其私刑賞皆如其理而隨應之故天下自服　此章申明上章誠此通彼之理而著其所以然之實蓋人惟託於義理之迹而無實則據所託以爲己私而思以詘天下聖人喜怒恩威至虛而靈備萬物生殺之理至足而無所缺陷何私之有天之誠聖人之無私一也御六氣用陰陽非人之所能測矣此神之大用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敔按天之不測天之神也神而有常人之天也

天自有其至常人以私意度之則不可測神非變幻無恆也天自不可以情識計度據之爲常誠而已矣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謹按運於無形兼天道人道而言

形有定而運之無方運之者得其所以然之理而盡其能然之用惟誠則體其所以然惟無私則盡其能然所以然者不可以言顯能然者言所不能盡言者但言其有形之器而已故言教有窮而至德之感通萬物皆受其裁成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

化之有災祥物之有善惡蠢蠢聖人憂之而天不以爲憂在天者無不誠則無不可成其至敎也

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聖人雖與民同其憂患而不役心于治敎政刑以求勝之唯反身而誠身正而天下平故不親不治不答皆以無心應之彼迫於治物者恃心以應物而物不感見聖人之舞干而苗格因壘而崇降不測其所以然之理則固不能知之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

見如字誠有其理則自知之如耳目口鼻之在面暗中自知其處不假聞見之知

不動而變神而化也

有言有教皆動也神者以誠有之太和感動萬物而因材各得物自變矣

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誠不息神無間盡誠合神純於至善而德盛化神無不成矣有爲者以己聞見之知倚於名法設立政教於事愈繁於道愈缺終身役役而不能成惡足以知其妙哉

○巳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承上章而括之以誠神非變幻不測之謂實得其鼓動萬物之理也不貳非固執其聞見之知終始盡誠于己也此至誠存神之實也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富有非積聞見之知也通天地萬物之理而用其神化
則廣大不禦矣日新非數變其道之謂體神之誠終始
不間則極乎悠久無疆矣釋易繫傳而示學者勿侈博
以爲廣大勿逐物以爲日新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
心思倚耳目以知者人爲之私也心思寓於神化者天
德也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
而已焉

天無特立之體卽其神化以爲體民之視聽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卽在是而吉凶應之若民私心之恩怨則祁寒暑雨之怨咨徇耳目之利害以與天相忤理所不在君子勿恤故流放竄殛不避其怨而逢其欲己私不可徇民之私亦不可徇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

存謂識其理於心而不忘也變者陰陽順逆事物得失之數盡知其必有之變而存之於心則物化無恆而皆豫知其情狀而裁之存四時之溫涼生殺則節宣之裁

審矣存百刻之風雨晦明則作息之裁定矣化雖異而不驚裁因時而不逆天道且惟其所裁而況人事乎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通者化雖變而吉凶相倚喜怒相因得失相互可會通於一也推其情之所必至勢之所必反行於此者可通於彼而不滯於一隅則夏之葛可通於冬之裘晝之作可通於夜之息要歸於得其和平而變皆常矣故或仕或止或語或嘿或刑或賞皆協一而不相悖害惟豫有以知其相通之理而存之故行於此而不礙於彼當其

變必存其通當其通必存其變推行之大用合於一心之所存此之謂神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文王之德不顯亦臨不聞亦式能常存此於心則天載之神化育亭毒於聲臭之外者無不明矣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德性者非耳目口體之性乃仁義禮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於心而靜不忘動不迷不倚見聞言論而德皆實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衆人之聰明明威皆天之所降神也故既存聖人藏密之神抑必存衆人昭著之神天載者所以推行於物性而物性莫非天載也天之神理無乎不察於聖人得其微於衆人得其顯無往而不用其體驗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

老氏以谷神爲衆妙之門然就其心量之所及而空之以待物而應則天下之理不得者多矣猶谷之應聲不能遠

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通天載而達物性不立一私意而無一物之滯者

惟其萬物之理皆得而知四達也蓋神運於虛而老氏以虛爲神暫止其躁動窒塞之情亦能以機應物而物或應惟其虛擬聖人之天載而遺乎物性則與太虛之絪縕一實者相離而天下之不能通必矣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仁義禮樂刑賞進退之理無倚而皆備於虛靜之中感之者各得所欲而無不給與天之絪縕不息物感之而各成者同其肆應不勞人所不能測也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

形而上者道也形之所從生與其所用皆有理焉仁義

中正之化裁所生也仁義中正可心喻而爲之名者也得惻隱之意則可自名爲仁得羞惡之意則可自名爲義因而徵之於事爲以愛人制事而仁義之象著矣不得名非得象者也

若夫神也者含仁義中正之理而不倚於迹爲道之所從生不能以一德名之而成乎德者亦不著其象不得已而謂之曰誠誠以言其實有爾非有一象可名之爲誠也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存之於心者得之爾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孩提愛親長而敬兄天高地下廸吉逆凶皆人以爲自然者也自然者絪縕之體健順之誠爲其然之所自識之者鮮矣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存神以存誠知天地之道惟此爾故可以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正易作貞宋避廟諱作正貞者正而恆也自誠而明非目之倚日月爲明還爲所眩也觀者盡於己而示物也天地以氣化之變言治亂吉凶天地無常數而至誠有

常理不爲所變也

張子正蒙注卷二上

衡陽王夫之謨

神化篇　此篇備言神化而歸其存神敦化之本於義上達無窮而下學有實張子之學所以別於異端而爲學者之所宜守葢與孟子相發明焉

神天德

絪縕不息爲敦化之本

化天道

四時百物各正其秩敘爲古今不易之道

德其體道其用

體者所以用用者卽用其體

一於氣而已敬按此言德者健順之體道者陰陽之用健順陰陽一太和之氣也

氣其所有之實也其絪縕而含健順之性以升降屈伸

條理必信者神也神之所爲聚而成象成形以生萬變

者化也故神氣之神化氣之化也

○神無方易無體

神行氣而無不可成之化凡方皆方無一隅之方易六

位錯綜因時成象凡體皆體無一定之體

大且一而已爾

無所遺之謂大無不貫之謂一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體斯道也仁義中正擴充無外而進退存亡刑賞禮樂清和安勉道皆隨時而得中若夷之清惠之和有方有體不足以合神而體易矣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所繇至於大且一也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

太虛不滯於形故大明而秩敘不紊君子不滯於意故貞明而事理不迷照鑒者不假審察而自知之謂

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氣之所至神皆至焉氣充塞而無間神亦無間明無不徹用無不利神之爲德莫有盛焉矣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
天以神御氣而時行物生人以神感物而移風易俗神者所以感物之神而類應者也
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君子之有辭不徇聞見不立標榜盡其心專其氣言皆心之所出而氣無浮沮則神著於辭雖愚不肖不能不興起焉若襲取勦說則仁義忠孝之言人且迂視之而漠然不應不足以鼓舞唯其神不存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張子自注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始終循環一氣也往來者屈伸而已

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天之氣伸於人物而行其化者曰神人之生理盡而氣屈反歸曰鬼地順天生物而人繇以歸者也屈伸往來之利用皆於是而昭著焉故曰示居神鬼之間以昭示夫鬼神之功效者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

神化形而上者也迹不顯而繇辭以想其象則得其實

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

不測者有其象無其形非可以比類廣引而擬之指其本體曰誠曰天曰仁一言而盡之矣

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盡化

化無定體萬有不窮難指其所在故四時百物萬事皆所必察不可以要略言之從容博引乃可以體其功用之廣辭之緩急如其本然所以盡神然後能鼓舞天下使衆著於神化之象此讀易窮理者所當知也

○氣有陰陽

陰陽之實情才各異故其致用功效亦殊若其以動靜屈伸聚散分陰陽爲言者又此二氣之合而因時以效動則陽之靜屈而散亦謂之陰陰之動伸而聚亦謂之陽假陰陽之象以名之爾非氣本無陰陽因動靜屈伸

聚散而始有也故直言氣有陰陽以明太虛之中雖無形之可執而溫肅生殺淸濁之體性俱有於一氣之中同爲固有之實也

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其發而爲陰陽各以序爲主輔而時行物生不窮於生化也其推行之本則固合爲一氣和而不相悖害陰陽實有之性名不能施象不能別則所謂神也

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知去聲

知者洞見事物之所以然未效於迹而不昧其實神之所自發也義者因事制宜剛柔有序化之所自行也以

知知義以義行知存於心而推行於物神化之事也
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知所以求窮乎神義所以求善其化知之盡義之精大
明終始無事審察隨時處中而不立矩則惟純體陰陽
之全德則可陰可陽可陽而陰可陰而陽如春溫而不
無凉而秋肅而不廢和風不待知知知不求合義矣然使
非全體天地陰陽之德則秉知外義以遯於空虛洸洋
自恣又奚可哉
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
何有化之實何施

惟其有氣乃運之而成化理足於己則隨時應物以利用而物皆受化矣非氣則物自生自死不資於天何云天化非時則己之氣與物氣相忤而施亦窮乃所以爲時者喜怒生殺泰否損益皆陰陽之氣一闔一闢之幾也以陰交陽以陽濟陰以陰應陰以陽應陽以吾性之健順應固有之陰陽則出處語默刑賞治教道運於心自感通於天下聖人化成天下其樞機之要唯善用其氣而已

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

至誠實有天道之謂大者充實於內化之本也惟其健順之德凝五常而無間合二氣之闔闢備之無遺存之不失故因天地之時與之同流有實體則有實用化之所以成通也陰陽合爲一德不測之神也存神以禦氣則誠至而聖德成矣

所謂氣也者非待其鬱蒸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

陽爲陰累則鬱蒸陰爲陽迫則凝聚此氣之將成乎形者養生家用此氣非太和絪縕有體性無成形之氣也

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

健而動其發浩然陽之體性也順而止其情湛然陰之

體性也淸虛之中自有此分致之條理此仁義禮知之神也皆可名之爲氣而著其象蓋氣之未分而能變合者卽神自其合一不測而謂之神爾非氣之外有神也
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
健順動止浩湛之象爲乾坤六子者皆氣也氣有此象也
時若非象指何爲時
隨時而起化者必以健順動止浩湛之幾爲與陰陽翕闢生殺之候相應以起用不然又將何以應乎時哉
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

始學遺規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釋氏以眞空爲如來藏謂太虛之中本無一物而氣從幻起以成諸惡爲障礙眞如之根本故斥七識乾健之性六識坤順之性爲流轉染汙之害源此在下愚捄其鬱蒸凝聚之濁氣以陷溺於惡者聞其滅盡之說則或可稍懲其狂悖而仁義無質忠信無本於天以太和一氣含神起化之顯道固非其所及知也昧其所以生則不知其所以死妄欲銷隕世界以爲大涅槃彼亦烏能銷隕之哉徒有妄想以惑世誣民而已敔按釋氏謂第七識爲末那識華云我識第六識爲紇哩耶識華云意識此言乾健之性坤順之性者爲仁繇己乾道也主敬行恕要在誠意

愼獨埘
道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

變者自我變之有迹爲粗化者推行有漸而物自化不可知爲精此一義也

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謂之當作存乎化之所自裁存乎變易不測不失其常之神化見於物著也裁之者存乎己微也此又一義也中庸變先於化易傳化先於變取義不同凡言陰陽動靜不可執一義以該之類如此中庸之言變知義之事化則神之效也易傳之言化德盛之事變則神之用也

變者化之體化之體神也精微之蘊神而已矣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谷當作鬼傳寫之譌也神陽鬼陰而神非無陰鬼非無陽祭禮有求陰求陽之義明鬼之有陽矣二氣合而體物一屈一伸神鬼分焉而同此氣則同此理神非無自而彰鬼非無所往而滅故君子言往來異於釋氏之言生滅屈伸一指也死生一物也無間斷之死滅則常流動於化中而察乎人心微者必顯孰能揜之耶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

鬼神無形聲而必昭著於物則苟有其實有不待形而見不待聲而聞一念之善惡動於不及覺之地若或使之發露蓋氣機之流行有則必著之也

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非畏其著見畏其實有之而不能遏也一念之邪不審雖或制之不發而神氣既爲之累見於事爲不覺而成乎非僻不自測其所從來而不可遏抑蓋神氣者始終相貫無遽生遽滅之理勢念之於數十年之前而形之也忽成于一旦故防之也不可不早不得謂此念忘而後遂無憂加釋氏心忘罪滅之說也其魄也天者神也敢拔此所謂天奪

氣者形也神氣既累必動乎四體而莫揜其形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

見聞之所推測名法之所循行人能也

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位猶至也盡心以盡性性盡而與時偕行合陰陽之化

乃位天德實體之則實知之矣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

擴充其善以備乎理之用則大矣與時偕行而物無不

順非恃其大而可至也

在熟而已

一其心於道而漸積以自然則資深居安而順乎時故

學莫妙於熟人之所以皆可爲堯舜也

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張子之言神化極矣至此引而歸之於仁之熟乃示學

者易簡之功學聖之奥也擇善固執熟之始功終食不

違則熟矣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

熟則不勉

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天之神化惟不已故萬變而不易其常伯夷伊尹不勉

而大而止於其道有所止則不能極其變唯若孔子與時偕行而神應無方道在則誠道變則化化而一合於誠不能以所止測之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心之所存推而行之無不合於理則天不能違矣理者天之所必然者也

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

伊尹自耕莘以來集義而純乎道故以覺民爲志伐夏而天下服放君而爲太甲悔過雖所爲有迹矯時以立德

未幾於化而天理順則亦幾於聖矣

化則位乎天德矣

仁熟而神無不存則與時偕行萬物自正其性命故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而孔子之道自參天地贊化育不待取必於天也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成物皆成己之事而後驕心永釋因物順應而已不勞而後吝心不生此廣大高明之極也學者欲至於大當勿以小有得而驕欲幾於化當勿以私有得而吝若顏子之勿伐善勿施勞竭才以思企及則得矣

○無我而後大

誠者成身也非我則何有於道而云無我者我謂私意私欲也欲之害理善人信人幾於無矣唯意徇聞見倚於理而執之不通天地之變不盡萬物之理同我者從之異我者違之則意卽欲矣無我者德全于心天下之務皆可成天下之志皆可通萬物備於我安土而無不樂斯乃以爲大人

大成性而後聖

德盛仁熟不求備物而萬物備焉與時偕行成乎性而無待推擴斯聖矣聖者大之熟也

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敔按致知猶言推測而知

聖不可知則從心所欲皆合陰陽健順之理氣其存於中者無仁義之迹見於外者無治教政刑之勞非大人以降所可致知斯其運化之妙與太虛之神一矣自大人而上熟之則聖聖熟而神矣非果有不可知者爲幻異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離乎人而一於天也

○見幾則義明

事物既至則不但引我以欲者多端且可託於義者不一初心之發善惡兩端而已於此分析不苟則義明而

不爲非義所冒

動而不括則用利

括收也滯也放義而行一如其初心推之天下無中止之機則用無不利矣

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

滋漸長而盛也義明而推行之無所撓止或屈或伸無非理矣時有否泰而身安恆一於義而心日廣德日潤矣此言學聖之始功在於見幾蓋幾者形未著物欲未雜思慮未分乃天德之良所發見唯神能見之不倚於聞見也

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存神以知幾德滋而熟所用皆神化物而不爲物化此
作聖希天之實學也幾者動之微微者必著故聞見之
習俗一入於中以成乎私意則欲利用安身而不可得
況望其德之滋乎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察事物所以然之理察之精而盡其變此在事變未起
之先見幾而決故行焉而無不利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義已明則推而行之不括無所撓止用利身安則心亦

安於理而不亂故吉凶生死百變而心恆泰如其行義不果悔吝生於所不豫雖欲養其心以靜正而憂慼相擾善惡與吉凶交爭於胸中未有能養者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外利內養身心率循乎義逮其熟也物不能遷形不能累唯神與理合而與天爲一矣故君子欲窮神而不索之於虛欲知化而不億測其變惟一於精義而已義精而德崇矣所繇與佛老之強致者異也蓋作聖之一於豫養不使其心有須臾之外馳以爲形之所累物之所

遷而求精於義則卽此以逹天德是聖狂分於歧路人禽判於幾希閑邪存誠與私意私欲不容有毫髮之差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

心思之貞明貞觀卽神之動幾也存之則神存矣舍此而索之於虛無不測之中役其神以從妄矣

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

德未盛而欲變化以趨時爲詭而已矣順者修身以俟命正己而物正

存虛明久至德

澄心攝氣莊敬以養之則意欲不生虛而自啟其明以涵泳義理而熟之不使間斷心得恆存而久矣此二者所以存神也

順變化達時中

貞觀立而天地萬物之變不憂不逆行法以俟命隨時皆有必中之節放義以行而不括此二者所以順化也

仁之至義之盡也

存神順化則仁無不至義無不盡

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知微知彰虛明而知幾也不舍而繼其善久至德而達

時中也成性者成乎所性之善性焉安焉之聖也成乎性而神化在我豈致思助長者之所可擬哉言人性者天之神篤於生而爲性其化則動植之物故曰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天德良能太和之氣健順動止時行而爲理之所自出也孰則自知之大人以下立心求之則不知其從心不踰之矩爾非有變幻不測絕乎人而不可測如致思助長者之詫神異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聖而不已合一於神神者聖之化也莊生欲茂聖功以
清虛無累之至爲神人妄矣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

德之獨至者爲清爲任爲和皆止於量猶萬物之動者
因其質也天之神萬化該焉而統之以太和之升降屈
伸聖人之神達天下之亹亹而統之以虛明至德故動
皆協一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存神於心之謂也

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爲也

變化者因天下之動也其道則不私於形不執一於道
不孤其德神存而順化以協其至常亦能皆可乘以御

天特在時位移易之間爾可於此以徵神之所爲

○見易則神其幾矣

易有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變變化極矣而唯乾之六陽坤之六陰錯綜往來摩盪以成其變化爾此神之所爲也故易簡而行乎天下之險阻於此而知神之爲用純一不息隨其屈伸消長皆成乎化聖不可知唯以至一貞天下之動而隨時處中在運動之間而已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爾用終日斷可識矣經即所謂義也事理之宜吾心有自然之則大經素正則一念初起其爲善惡吉凶判然分爲兩途而無可疑

不待終日思索而可識矣張子之言神化盡矣要歸於一而奉義爲大正之經以貫乎事物則又至嚴而至簡蓋義之所自立卽健順動止陰陽必然之則敔按此所謂立天地之大義正其義則協乎神之理凝神專氣以守吾心之義動存靜養一於此則存神以順化皆有實之可守而知幾合神化無不順此正蒙要歸之旨所以與往聖合轍而非賢知之過也

幾者象見而未形也

事無其形心有其象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

已形則耳目之聰明可以知其得失不待神也然而知之已晚時過而失其中物變起而悔吝生矣
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精義而存之不息則所守之大經固性命各正之理於此閑邪存誠一念之動罔非吉矣故易曰介於石正其經也不終日貞吉念一起而即與吉爲徒也順天地之至常變化而不渝矣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
不知神而以爲無是不得已而姑饗之也則亡乎愛以爲有是以山妖木魅饗之也則亡乎敬

見易而後能知神

易卦非錯則綜互相往來神伸而生生則歸於鬼神屈

而死死則返於神錯綜往來不息之道也

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天以神爲道性者神之撰性與天道神而已也禮樂所

自生一順乎陰陽不容已之序而導其和得其精意於

進反屈伸之閒而顯著無聲無臭之中和於形聲乃以

立萬事之節而動人心之豫不知而作者玉帛鐘鼓而

已此章言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皆自無而肇有唯窮神

者兩得其精意以鼓舞天下而不倦故以鬼神與禮樂

以禮樂求鬼神者從其類也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義精則與神同其動止以神治物冒天下之道不待事至而幾先吉非立一義以待一事期必之豫也故中庸以明善爲誠身之豫道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陰陽之糟粕聚而成形故內而爲耳目口體外而爲聲色臭味雖皆神之所爲而神不存焉矣兩相攻取而喜怒生焉心本神之舍也馳神外徇以從小體而趨合於

外物則神去心而心喪其主知道者凝心之靈以存神不溢喜不遷怒外物之順逆如其分以應之乃不留滯以爲心累則物過吾前而吾已化之性命之理不失而神恒爲主舜之飯糗茹草與爲天子無以異存神之至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

敦厚敬持以凝其神也化因物治之而不累也君子之於物雖不徇之而當其應之也必順其理則事已靖物已安可以忘之而不爲累若有體而無用則欲卻物而物不我釋神亦終爲之不簡用非所用而體亦失其體

矣敔按莊子所謂其神凝而物不疵癘者蓋有體而無用也

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

必欲事之竫物之安則事求可功求成馳情外徇而已

以喪矣敔按此言管晏之學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大德天德也敦誠以存神而隨時以應化則大而化之

矣敦者仁之體化者智之用

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性性於所性之理安焉而成乎性不爲習遷也物物因

物之至順其理以應之也性性則全體天德而神自存

物物則應物各得其理雖有違順而無留滯自累以與物競感通自順而無不化矣此聖人之天德也學聖者見幾精義以不違於仁動而不括以利用其智立體以致用庶幾別於異端之虛寂流俗之功名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此言存神過化相爲體用也徇物喪己者拘耳目以取聲色唯我私之自累役於形而不以神用則物有所不通而應之失其理故惟無我則因物治物過者化而已以無所累而恆正存神則貫通萬理而曲盡其過化之用過化之用卽用存神之體而存神者卽所以善過化

之用非存神未有能過化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範圍天地者神也必存之以盡其誠而不可舍二氣健順之實以卻物而遁於物理之外釋言眞空老言守靜皆以神化爲無有而思超越之非神則化何從生非化則神何所存非精義以入神則存非存知非知喪己而不能感物此二氏之愚也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圓者天之道也屈伸順感而各得神之圓也不倚於形

器則不徇物而流

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作息飲食何莫非神之所爲氣動而理卽在其中百姓日所用者皆神而徇物以忘其理故如水之流而不止達於神而趨於鬼終屈而莫能伸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

經者人物事理之大本反者反而求乎心之安也止此倫物而差之毫釐則失其正無不正則無不精非隨事察察之爲精也

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敦厚以體萬物之化乃盡物性而合天行而仁之用顯

顯者顯其所敦也故易曰顯諸仁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

存諸中者爲靜見諸行者爲動義精而入神則所動而

施行者皆中存之天德非因事求義而專於動也仁敦

化則寂然不動之中萬化之理密運於心而無一念之

息非虛寂爲仁而專於靜也敦化者豈豫設一變化以

紛吾思哉存大體以精其義而敦之不息爾動靜合一

於仁而義爲之幹以此張子之學以義爲本

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仁函萬化以敦其全體則隨所顯而皆仁六位時成易之所以冒天下之道者此也義之精者體陰陽屈伸高下之秩敘而盡其神用義非外襲而圓行以不流神之所以藏諸用者此也無體無孤立之體異於老釋之靜無方無滯於一隅之方異於名法之動無體者所以妙合無方之神精義之德至矣哉

張子正蒙注卷二下終

衡陽王夫之譔

動物篇　此篇論人物生化之理神氣往來應感之幾以明天人相繼之妙形器相資之用蓋所以發知化之旨而存神亦寓其閒其言皆體驗而得之非邵子執象數以觀物之可比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

動物皆出地上而受五行未成形之氣以生氣之往來在呼吸自稚至壯呼吸盛而日聚自壯至老呼吸衰而日散形以神而成故各含其性

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

植物根於地而受五行已成形之氣以長陽降而陰升則聚而榮陽升而陰降則散而槁以形而受氣故但有質而無性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有形則有量盈其量則氣至而不能受以漸而散矣方來之神無頓受於初生之理非畏厭溺非疫癘非獄殺斬艾則亦無頓滅之理日生者神而性亦日生反歸者鬼而未死之前爲鬼者亦多矣所行之淸濁善惡與氣俱而游散於兩間爲祥爲善爲眚爲孽皆人物之氣所

結不待死而爲鬼以滅盡無餘也敢按此論渙然有徵人特未之體貼耳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鬼以其歸也

用則伸不用則不伸鬼而歸之仍乎神矣死生同條而善吾生者即善吾死伸者天之化歸者人之能君子盡人以合天所以爲功於神也故按全而歸之者必全而後可謂之歸也故曰歸者人之能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可以受聰明覺了之靈者魄也其不可受者形也嗜欲之性皆魄之所攻取也但魄離之則不能發其用爾魄

雖不遽散而久亦歸於土其餘氣上蒸亦返於虛莫非氣之聚則亦無不歸於氣也 謹按本文所謂不散者非終不散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冰有質故言才漚含虛故言性不得而與謂因乎氣之凝浮海不能有心爲之也疑聚而生才性成焉散而亡則才性仍反於水之神此以喻死生同於太虛之中君子俟命而不以死爲憂盡其才養其性以不失其常爾

伊川程子改與爲有義未詳

○有息者根於天

息呼吸也動物受天氣之動幾
不息者根於地
植物受地氣之靜化
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視聽拤行可以多所爲天氣載神故靈
根於地者滯於方
離土則槁矣地氣化形故頑
此動植之分也
人者動物得天之最秀者也其體愈靈其用愈廣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

天秩

少長有等老穉殊用別於生之先後也高下以位言小大以才量言相形而自著者也秩序物皆有之而不能踰人之良知良能自知長長尊尊賢賢因天而無所逆

天之生物也有序

其序之也亦無先設之定理而序之在天者卽爲理

物之既形也有秩

小大高下分矣欲踰越而不能

知序然後經正

經卽義也敬長爲義之實推而行之義不可勝用矣

知秩然後禮行

尊尊賢賢之等殺皆天理自然達之而禮無不中矣秩序人所必繇而推之使通辨之使精則存乎學問故博文約禮爲希天之始教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

魄麗於形鬼之屬魂營於氣神之屬此鬼神之在物者也魄主受魂主施鬼神之性情也物各爲一物而神氣之往來於虛者原通一於絪緼之氣故施者不吝施受者樂得其受所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不知其所以然而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

惟其固有可感之性也

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成形成質有殊異而不相踰者亦形氣偶然之偏戾爾及其誠之已盡亦無不同歸之理蓋其始也皆一氣之伸其終也屈而歸於虛不相悖害此鬼神合萬彙之往來於一致也存神者與鬼神合其德則舞干而苗格因壘而崇降不已於誠物無不體矣如其驕吝未化以善惡聖頑相治而相亢誠息而神不存則可感者且相疑貳而況不能相感者乎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

物也

凡物非相類則相反易之爲象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之相錯餘卦二十八象之相綜物象備矣錯者同異也綜者屈伸也萬物之成以錯綜而成用或同者如金鑠而肖水木灰而肖土之類或異者如水之寒火之熱鳥之飛魚之潛之類或屈而鬼或伸而神或屈而小或伸而大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終同比類相觀乃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金得火而成器木受鑽而生火惟於天下之物知之明而合之離之消之長之乃成吾用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

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

事之所繇成非直行速獲而可以永終始於勞者終於逸始於難者終於易始於博者終於約歷險阻而後易簡之德業興焉故非異則不能同而百慮歸於一致非同則不能異而一理散爲萬事能有者乃能無積之厚而後散之廣能無者乃能有不諱屈而後可允伸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全身若不互相資以相濟事雖幸成且不知其何以成而居之不安未能自得物非其物矣

故一（一當作曰傳寫之譌）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凡天下之物一皆陰陽往來之神所變化物物有陰陽事亦如之莫小大吉凶善惡之形知其所屈而屈此者可以伸彼知其所伸而伸者必有其屈以同相輔以異相治以制器而利天下之用以應事而利彼往之用以俟命而利修身之用存乎神之感而已神者不滯於物而善用物者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其見其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目眚則空中生華風眩則蟬鳴於耳雖事所可有而以

無為有非其實也妄人之說不仰觀俯察鑒古知今而唯挾偶然意見所弋獲而據為道敎與之同也疾風迅雷非常之甚矣而共見共聞陰陽之正運於太虛人不能察爾放君伐暴成非常之事制禮作樂極非常之觀皆體陰陽必然之撰曉然與天下後世正告之而無思不服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神氣先應之也於此可徵鬼神之不揜

○人之有思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一屈一伸交相為感人以之生天地以之生人物而不

息此陰陽之動幾也動而成乎一動一靜然必先有乾坤剛柔之體而後闔闢相摩猶有氣而後有呼吸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開者伸也閉者屈也志交諸外而氣舒氣專於內而志隱則神亦藏而不靈神隨志而動止者也

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開則與神化相接耳目為心效日新之用閉則守耳目之知而困於形中習為主而性不能持權故習心之累烈矣哉

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

有取焉爾

形閉而神退聽於形故五臟之形有欣厭心亦隨之而結爲妄形滯而私故也形爲神用則靈神爲形用則妄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

觸而相迫曰軋

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

欻往之氣與空中固有之氣相觸而成也

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

兩形相觸也然運桴而氣亦隨之迫於鼓而發聲則亦無非氣也聲之洪纖者形之厚薄疎密其氣亦殊感

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

敲音雹鳴鏑也三者形破氣氣爲之鳴

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

氣出而脣舌匏竹斂之縱之以激成響氣發有洪纖體有通塞之異而氣之舒疾宣鬱亦異

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不感則寂感則鳴本有可鳴之理待動而應之必速良能自然之動幾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溫涼體之覺動靜體之用五行之神未成乎形者散寄於聲色臭味氣體之中人資以生而爲人用精而察之條理具秩敘分焉帝載之所以信而通也知天之化則於六者皆得其所以然之理而精吾義然亦得其意而利用而天理之當然得矣若一一分析以配合於法象則多泥而不通張子約言之而邵子博辨之察帝則以用物以本御末也觀物象以推道循末以測本也此格物窮理之異於術數也

張子正蒙注卷三上

衡陽王夫之譔

誠明篇　前篇統人物而言原天所降之命也此篇專就人而發性之藴於人所受而切言之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爲人言而物在其中則謂統人物而言之可也又曰率性之謂道則專乎人而不兼乎物矣物不可謂無性而不可謂有道道者人物之辨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故孟子曰人無有不善專乎人而言之善而後謂之道汎言性則犬之性牛之性其不相類久矣盡物之性者盡物之理而已虎狼噬人以飼其子而謂盡父

子之道亦率虎狼之性爲得其道而可哉禽獸無道者也草木無性者也唯命則天無心無擇之良能因材而篤物得與人而共者也張子推本神化統動植於人而謂萬物之一源切指人性而謂盡性者不以天能爲能同歸殊塗兩盡其義乃此篇之要旨其視程子以率性之道爲人物之偕焉者得失自曉然易見而抉性之藏該之以誠明爲良知之實則近世竊釋氏之滽以無善無惡爲良知者其妄亦不待辨而自闢學者欲知性以存養所宜服膺也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

仁義天德也性中固有之而自知之無不善之謂良

非聞見小知而已

行所不逮身所不體心所不喻偶然聞一師之言見一

物之機遂自以爲妙悟小知之所以賊道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

理天也意欲人也理不行於意欲之中意欲有時而踰

乎理天人異用也

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

因理而體其所以然知以天也事物至而以所聞所見

者證之知以人也通學識之知於德性之所喻而體用

一源則其明自誠而明也

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通事物之理聞見之知與所性合符達所性之德與天合德則物無小大一性中皆備之理性雖在人而小道雖在天而大以人知天體天於人則天在我而無小大之別矣

○義命合一存乎理

義之所在卽安之爲命唯貞其常理而已

仁智合一存乎聖

天德本合徇其迹者或相妨也聖人與時偕行至仁非

柔大智非察兼體仁知而無仁智之名如舜好問好察智也隱惡揚善仁也合於一矣

動靜合一存乎神

靜動異而神之不息者無間聖能存神則動而不離乎靜之存靜而皆備其動之理敦誠不息則化不可測

陰陽合一存乎道

太和所謂道陰陽具而無倚也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誠者神之實體氣之實用在天爲道命於人爲性知其合之謂明體其合之謂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

氣化有序而亘古不息惟其實有此理也

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

實知之實行之終身之慕終食之無違信之篤也

故君子誠之爲貴

有不誠則乍勇於爲而必息矣至誠則自不容已而欲致其誠者惟在於操存勿使間斷己百己千勉强之熟而自無不誠矣此章直指立誠之功特爲深切著明尤學者之所宜加勉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

天道然也生之必成成之四時序而百物成

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人爲之僞意起而爲之意盡而止其始無本其終必忒

物謂事也事不成之謂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存養以盡性學思以窮理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

性以健順爲體本太虛和同而化之理也繇是而仁義

立焉隨形質而發其靈明之知則彼此不相知而各爲

一體如源之分流矣情靈明之知發於耳目者爲己私

智以求勝於物逐流而忘源矣

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能安其所處爲立各效其材以有用爲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莫如之何矣

己私成成則雖有至教不能移矣此章統萬物於一源溯其始而言之固合人物而言而曰立曰成則專乎人之辭爾知之必有詳畧愛之必有區別理一分殊亦存乎其中矣親疎貴賤之不同所謂順理也雖周知博愛而必順其理蓋自天命以來秩敘分焉知其一源則必知

其分流故窮理盡性以交相爲功異於墨釋之教漫滅天
理之節文而謂會萬物於一己也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
天能者健順五常之體人謀者察識擴充之用也
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非孤守其惻隱羞惡恭敬自
然之覺必擴而充之以盡其致一如天之陰陽有實而
必於闔闢動止神運以成化則道宏而性之量盡矣蓋
盡心爲盡性之實功也
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地有其理誠也聖人盡其心誠之者也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

非己之私得

則死無所喪

理明義正而道不缺氣正神清而全歸於天故君子之

生明道焉爾行道焉爾爲天效動死則甯焉喪者喪其

耳目口體而神無損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無則不可爲體矣人有立人之體百姓日用而不知爾

雖無形迹而非無實使其無也則生理以何爲體而得

存耶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用也用者必有體而後可用以此體爲仁義之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

天所命人而爲性者卽以其一陰一陽之道成之卽一非二曰通此外無雜曰極人生莫不有性皆天道也故仁義禮智與元亨利貞無二道

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

稟氣有昏明則知能有偏全而一曲之誠卽天之誠故乍見孺子之仁無受爾汝之義必發於情莫能終蔽也

天所命者通氣於性

命以吉凶壽夭言以人情度之則有厚於性而薄于命者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理之所察予之以性則予之以順受之道命不齊性無不可盡也

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

性存而道義出窮通夭壽何至戕其生理

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

任其質而不通其變惟學有未至故其端發見而不充

吉凶雜至而失其素

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

人各有形形以內爲吾氣之區宇形以外吾之氣不至

焉故可立內外之名性命乎神天地萬物函之於虛靈而皆備仁可以無不達義可以無不行氣域於形吉凶禍福止乎其身爾然則命者私也性者公也性本無蔽而命之戕性惟不知其道極於性也

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人知人道也知天知天性也知性之合於天德乃知人性之善明者可誠而昏皆可明性盡則無所遇而不可盡吾性之道繇是而知命之通極於性與天之命我吉凶無心而無非順正者同其化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知性者知天道之成乎性知天者卽性而知天之神理知性知天則性與天道通極於一健順相資屈伸相感陰陽鬼神之性情皆吾所有事而爲吾職分之所當修者矣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未生則此理在太虛爲天之體性已生則此理聚於形中爲人之性死則此理氣仍返於太虛形有凝釋氣不損益理亦不雜此所謂通極於道也敔按朱子謂冰水之喻近釋以朱張論聚散之本體不同也說詳太和篇註中

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此亦以水喻性形之受性猶水之受光水以受光爲性人以通理爲性有小大昏明者氣稟爾而曲者可致濁者可澄其性本能受也在學以明善而復初爾此所謂氣有昏明不足以蔽之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爾張子自注明天人之本無二

體天之神化存誠盡性則可備萬物於我有我者以心從小體而執功利聲色爲己得則迷而喪之爾孟子言良知良能而張子重言良能蓋天地以神化運行爲德非但恃其空晶之體聖人以盡倫成物爲道抑非但恃其虛靈之悟故知雖良而能不逮猶之乎弗知近世王

氏之學舍能而孤言知宜其疾人於異端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反天理則與天同其神化徇人欲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性其總合兩也

天以其陰陽五行之氣生人理卽寓焉而凝之爲性故有聲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義禮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聲色臭味順其道則與仁義禮智不相悖害合兩者而互爲體也

命其受有則也

厚生之用有盈有詘吉凶生死因之此時位之不齊人

各因所遇之氣而受之百年之內七尺之形所受者止此有則而不能過

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

極總之要者知聲色臭味之則與仁義禮智之體合一於當然之理當然而然則正德非以傷生而厚生者期於正德心與理一而知吾時位之所值道即在是窮通壽夭皆樂天而安土矣若不能合一於理而吉凶相感則怨尤之所以生也

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

性無所不可盡故舜之於父子文王之於君臣極乎仁

義而無不可盡唯其於理無不窮故吉凶生死道皆行焉所遇者變而誠不變吾之則無往而非天則非若命之有則唯所受而不能越也

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

萬類靈頑之不齊氣運否泰之相乘天之神化廣大不能擇其善者而已其不善者故君子或窮小人或泰各因其時而受之然其所受之中自有使人各得其正之理則生理之良能自感於倫物而必動性貫乎所受不齊之中而皆可盡此君子之所以有事于性無事於命也

雖然聖人獨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君子有事於性無事於命而聖人盡性以至於命則於命不能無事焉天廣大而無憂聖人盡人道不可同其無憂故碩驕必格知其不可而必爲是以受人之天下而不爲泰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不恤罪我相天之不足以與萬物合其吉凶又存乎盡性之極功而合兩所以協一也

○湛一氣之本

太虛之氣無同無異妙合而爲一人之所受卽此氣也

故其爲體湛定而合一湛則物無可撓一則無不可受學者苟能凝然靜存則湛一之氣象自見非可以聞見測知也

攻取氣之欲

物而交于物則有同有異而攻取生矣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

氣之與神合者固湛一也因形而發則有攻取以其皆爲生氣自然之有故皆謂之性生以食爲重故言飲食臭味以該聲色貨利

知德者屬厭而已

性有之不容絕也知德者知吾所得於天之不繫於此
則知其量以安其氣而攻取息
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者湛一之氣所含湛一之氣統氣體而合於一故大
耳目口體成形而分有司故小是以鼻不知味口不聞
香非其所取則攻之而一體之間性情相隔愛惡相違
況外物乎小體末也大體本也
○心能盡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撿其心非道宏人也
天理之自然為太和之氣所體物不遺者為性凝之於
人而函於形中因形發用以起知能者為心性者天道

心者人道天道隱而人道顯顯故充惻隱之心而仁盡推羞惡之心而義盡〔去〕道者資心以效其能也性則與天同其無爲不知制其心也故心放而不存不可以咎性之不善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牛之穿而耕馬之絡而乘蠶之繅而絲木之伐而薪小人之勞力以養君子效死以報君國豈其性然哉其命然爾至於命則知命以樂天取於人物者有節不淫而殺生皆敦乎仁立命以相天治夫人物者裁成有道而茂對咸若其化人物之命皆自我而順正矣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敔按性諸道言人物之性莫非道命諸天言人物之命莫非天上智下愚有昏明而無得喪禽獸於人有偏全而無違離知皆性諸道故取諸人以爲善聖不棄愚觀於物以得理人不棄物知其皆命諸天則秩敘審而親疎上下各得其理節宣時而生育肅殺各如其量聖人所以體物不遺與鬼神合其吉凶能至人物之命也

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敔按物體我猶言物以我爲體能體物則人物皆以我爲體不能離我以爲道必依我之綏以爲來動以爲和九族睦百姓昭黎民變鳥獸草木咸若物無有能遺我者

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己無不誠則循物無違而與天同化以人治人以物治物各順其受命之正雖不能知者皆可使繇萬物之命自我立矣所以然者我與人物莫不性諸道命諸天無異理也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知覺運動生則盛死則無焉性者天理流行氣聚則凝於人氣散則合於太虛晝夜異而天之運行不息無所謂生滅也如告子之說則性隨形而生滅是性因形

發形不自性成矣曰性善者專言人也故曰人無有不善犬牛之性天道廣大之變化也人以爲性則無所不爲矣

○性於人無不善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理氣一源而各有所合於天無非善也而就一物言之則不善者多矣唯人則全具健順五常之理善者人之獨也

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

攻取之氣逐物而往恆不知反善反者應物之感不爲物引以去而歛之以體其湛一則天理著矣此操存舍

亡之幾也

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食色以滋生天地之化也如其受命之則而已恃其攻取之能而求盈則湛一之本迷而不復

命於人無不正

天有生殺之時有否泰之運而人以人道受命則窮通禍福皆足以成仁取義無不正也

繫其順與不順而已

盡其道而生死皆順也是以舜受堯之天下若固有之孔子畏於匡戹於陳蔡而無憂

行險以徼幸不順命者也

故必盡性而後可至於命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氣質者氣成質而質還生氣也氣成質則氣凝滯而局於形取資於物以滋其質質生氣則同異攻取各從其類故耳目口鼻之氣與聲色臭味相取亦自然而不可拂違此有形而始然非太和絪縕之氣健順之常所固有也舊說以氣質之性爲昏明彊柔不齊之品與程子之說合今按張子以昏明彊柔得氣之偏者繫之才而不繫之性故下章詳言之而此言氣質之性蓋孟子所

謂口耳目鼻之於聲色臭味者爾蓋性者生之理也均
是人也則此與生俱有之理未嘗或異故仁義禮知之
理下愚所不能滅而聲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廢俱
可謂之爲性而或受于形而上或受于形而下在天以
其至仁滋人之生成人之善初無二理但形而上者爲
形之所自生則動以淸而事近乎天形而後有者資形
起用則靜以濁而事近乎地形而上者亘生死通晝夜
而常伸事近乎神形而後有者困於形而固將竭事近
乎鬼則一屈一伸之際理與欲皆自然而非繇人爲故
告子謂食色爲性亦不可謂爲非性而特不知有天命

之良能爾若夫才之不齊則均是人而差等萬殊非合兩而爲天下所大緫之性性則統乎人而無異之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天地之性太和絪緼之神健順合而無倚者也即此氣質之性如其受命之則而不過勿放其心以徇小體之攻取而仁義之良能自不可揜蓋仁義禮智之喪於己者類爲聲色臭味之所奪不則其安佚而惰於成能者也制之有節不以從道而奚從乎天地之性原存而未去氣質之性亦初不相悖害屈伸之間理欲分馳君子察此而已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弗性不據爲己性而安之也此章與孟子之言相爲發明而深切顯著乃張子探本窮歸之要旨與程子之言自別讀者審之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

昏明彊柔敏鈍靜躁因氣之剛柔緩急而分於是而智愚賢不肖若自性成故荀悅韓愈有三品之說其實才也非性也性者氣順理而生人自未有形而有形成乎其人則固無惡而一於善陰陽健順之德本善也才者成形於一時升降之氣則耳目口體不能如一而聰明

幹力因之而有通塞精粗之别乃動靜闔闢偶然之機所成也性藉才以成用才有不善遂累其性而不知者遂咎性之惡此古今言性者皆不知才性各有從來而以才爲性爾商臣之蠭目豺聲才也象之傲而見舜則忸怩性也舜能養象楚頵不能養商臣爾居移氣養移體氣體移則才化若性則不待移者也才之美者未必可以作聖才之偏者不迷其性雖不速合於聖而固舜之徒矣程子謂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爲二其所謂氣質之性才也非性也張子以耳目口體之必資物而安者爲氣質之性合於孟子而别剛柔緩急之殊質者爲

才性之爲性乃獨立而不爲人所亂蓋命於天之謂性成於人之謂才靜而無爲之謂性動而有爲之謂才性不易見而才則著是以言性者但言其才而性隱張子辨性之功大矣哉敬按動而有爲之謂才才所謂心之官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心之官爲才

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天與性一也天無體即其資始而成人之性者爲體參和太極陰陽三而一也氣本參和雖因形而發有偏而不善而養之以反其本則即此一曲之才盡其性而與天合矣養之則性現而才爲用不養則性隱而以才

為性性終不能復也養之之道沈潛柔友剛克高明強
弗友柔克敎者所以裁成而矯其偏若學者之自養則
惟盡其才於仁義中正以求其熟而擴充之非待有所
矯而後可正故教能止惡而誠明不倚于教人皆可以
為堯舜人皆可以合於天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成猶定也謂一以性為體而達其用也善端見而繼之
不息則終始一於善而性定矣蓋才雖或偏而性之善
者不能盡揜有時而自見惟不能分別善者以歸性偏
者以歸才則善惡混之說所以疑性之雜而迷其眞繼

善者因性之不容揜者察識而擴充之才從性而純善之體現矣何善惡混之有乎

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惡盡去謂知性之本無惡而不以才之偏而未喪者誣其性也善惡相形而著無惡以相形則善之名不立故易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分言之而不曰性善反才之偏而恰合於人以其可欲而謂之善矣善者因聯而見非可以盡太和之妙也抑攻孟子言天之降才不殊而張子以才為有偏似與孟子異矣蓋陷溺深則習氣重而並屈其才陷溺未深而不知存養則才伸而屈其性

故孟子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亦非才之功可見是才者性之役全者不足以爲善偏者不足以爲害故困勉之成功均於生安學者當專于盡性勿恃才之有餘勿諉才之不足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繼善而得其性之所固有曰德此言氣者謂偏氣成形而氣即從偏發用者也勝氣者反本而化其偏也德不至而聽才氣之所爲則任其一偏之爲而或廸或逆善惡混而吉凶亦無據矣以善之純養才於不偏則性焉安焉於德而吉無不利則皆德之所固有此至於命而

立命也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與天同德則天之化理在我矣

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氣成乎形體之强弱形則凝滯而不可變故跖壽而顏夭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

形氣之厚薄不可變也

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理御氣而可變者也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

易簡乾坤之德所謂天德成位乎中者君師天下而參贊天地

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

天之聰明自民能通天下之志而悅之人歸即天與此天命之實理固然也

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

仲足不遇堯舜之薦無可乘之權故德不加于天下民

不知歸而繼世之君非桀紂之無道尚能有其位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

舜禹未嘗受天子之命於初生之氣稟唯以德馴致之窮理盡性而命即理於斯著矣然理至而命自至固無欲得之心自無或爽之命理則然也

必曰舜禹云者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繼世之君乘勢而有天下命乎氣也湯武則未嘗無求之之心非與天通理故可曰俟命而不可曰至于命有天下而不與則以德馴致而無心所以合一於神化此明天子之位舜禹能以其德馴致則吉凶禍福何不自

我推移而特非有心爲善以徼福者之所能與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

皆氣之爲也其本體之淸微者無性而不通不疾而速及其聚而成象又聚而成形則凝滯而難於推致矣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宏於性

風雷無形而有象心無象而有覺故一舉念而千里之境事現於俄頃速於風雷矣心之情狀雖無形無象而必依所嘗見聞者以爲影質見聞所不習者心不能現其象性則統乎神理凡理之所有皆性之所函寂然不動之中萬象賅存無能禦也是以天之命物之性本非

志意所與而能盡其性則物性盡天命至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無不通葢心者翕闢之幾無定者也性者合一之誠皆備者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氣之偏者才與不才之分而已無有人生而下愚以終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倫及穿窬之可羞者世教衰風俗壞才不逮者染於習尤易遂日遠於性而後不可變象可格而商臣終於大惡習遠甚而成乎不移非性之有不移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性無不善有纖芥之惡則性卽爲蔽故德之已盛猶加察於幾微此虞書於精一執中之餘尤以無稽弗詢爲戒爲邦於禮明樂備之後必於鄭聲佞人致謹也心無過而身猶有之則不能純粹以精以成乎性焉安焉之聖德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識知則喪其大矣

思慮者逆詐億不信之小慧識知者專己保殘之曲學天卽理也私意雖或足以知人而成事而不能通於天理之廣大與天則相違者多矣張子此言與老釋相近而所指者不同學者辨之

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一於天理之自然則因時合義無非帝則矣異行者裁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自成其能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

無不在之謂察左右者與時偕行而無所執也

天理者時義而已

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時以通乎變化義以貞其大

常風雨露雷無一成之期而寒暑生殺終於大信君子

之行藏刑賞因時變通而協于大中左宜右有皆理也

所以在帝左右也

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小慧所測記問所得不恃以爲學誨所明者一以其誠而已誠者天理之實然無人爲之僞也

○和樂道之端乎

和者於物不逆樂者於心不厭端所自出之始也道本人物之同得而得我心之悅者故君子學以致道必平其氣而欣於有得乃可與適道若操一求勝于物之心而視爲苦難早與道離矣下章言誠言敬而此以和樂先之非和樂則誠敬局隘而易於厭倦故能和能樂爲

誠敬所自出之端

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不氣矜以立異則時無不可行物無不可受不疲形以厭苦則終食無違終身不去和樂者適道之初心而及其至也則與天地同其久大矣性體性也太虛之體絪縕大和是以聚散無恆而不窮於運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人皆可學而不能幾唯其用情異也

○莫非天也

耳目口體之攻取仁義禮智之存發皆自然之理天以厚人之生而立人之道者也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陽動而運乎神陰靜而成乎形神成性形資養凡物欲之需皆地產之陰德與形相滋益者也氣動而不凝滯於物則怵惕惻隱之心無所礙而不窮於生食養不已馳逐物欲而心之動幾息矣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好善惡惡德性也領者順其理而挈之也陽明之德剛健而和樂陰濁則荏苒而賊害以攻取於物欲澄其濁而動以清剛則不可以不學學者用神而以忘形之累日習於理而欲自遏此道問學之所以尊德性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

釋氏以天理爲幻妄則不誠莊生以逍遙爲天遊則不莊皆自謂窮理盡性所以賊道

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性受於天理之實然何僞之有雖居靜而函萬化以不息何慢之有若王介甫之雜機巧蘇子瞻之好驕樂皆自言知性所知者釋氏莊生之所謂性也恍忽無實而徜徉自廢之浮氣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乃以體性之誠心恆存而性顯則不待推求而知之眞矣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

勉強則志困而氣疲求其性焉安焉未能也

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勉者存其迹不勉者存其神存神之至與天地同其信

威中庸言勉強則成功一而張子以勉爲非性似過高

而不切於學者乃釋此篇之旨先言和樂而後言誠莊

則學者適道之始必以和樂之情存誠而莊莅然後其

爲誠莊也可繼馴而致之聖人之至善合天不越乎此

蓋中庸所言勉強者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固不容已於

勉強而誠莊乃靜存之事勉強則居之不安而涉於人

爲之偏且勉强之功亦非和樂則終不能勉養蒙之道通於聖功苟非其本心之樂爲强之而不能以終日故學者在先定其情而教者導之以順古人爲教先以勺象其此意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

義不當死則愼以全身義不可生則決於致命直也氣常伸而理不可屈天所命人之正者此也

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囘則免難於苟也

處安平而枉以幸福必臨難而苟於求免憑氣數之偶然幸而得禍者有矣以正言之刑戮之民爾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

屈則必伸伸則必屈善其屈以裕其伸節其伸所以安其屈天地不息之誠太和不偏之妙也人能以屈感伸斂華就實而德自著以伸感屈善其得者善其喪皆體天地自然之實理修身俟命而富貴不淫貧賤不屈夭壽不貳用無不利矣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

情實也事之所有爲情理之所無爲僞事可爲而即爲而不恤其非理之實以事起事以名邀名以利計利則雖事或實然而雜之以妄幸而得利害亦伏焉

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
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誠者吾性之所必盡天命之大常也順之則雖凶而爲
必受之命逆則雖幸而得吉險道也險則未有不危者
故比干死而不與惡來同其誅曹丕司馬昭雖竊大位
而禍延於世不可以屈伸之數幸事之或有而不恤理
之本無也此章釋易傳之旨而決之於義利之分爲天
道物理之恆人禽存去之防其言深切學者近取而驗
吾心應感之端決之於幾微善惡得失判爲兩塗當無
所疑矣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性命之理本無不正順之則當其伸而自天佑之當其屈而不媿于天若滅理窮欲以徼幸者非其性之本然命之當受爲利害之慼所揺惑而致爾

張子正蒙注卷三下終